

中國全史大系

第十一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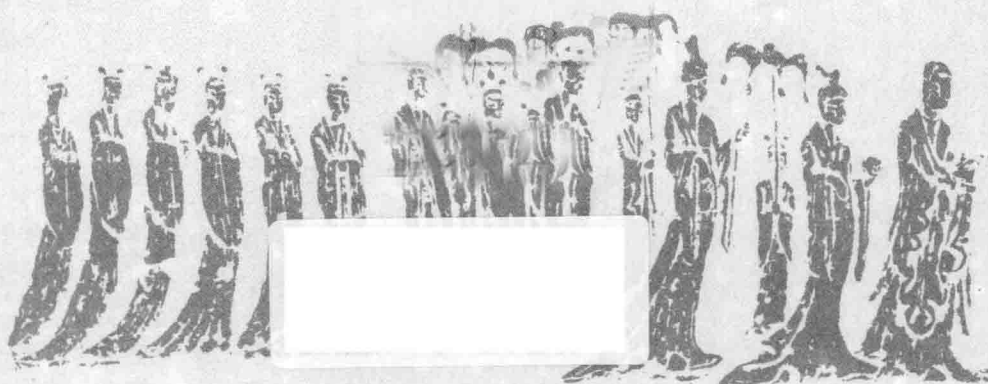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逸史

光明日報出版社

中国全史大系

中国逸史

第二卷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螳臂挡车势不支，虎临羊穴自然危。笑他谄谀奸贪辈，安敢堂堂仁义师！

不多时，众将齐集。高德儒说道：“目今唐兵压境，尔诸将有何妙计，可以破敌？”只见阶下闪出一人，高声说道：“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，有何妙计？不过操练精兵，开城迎敌耳。”高德儒定睛一看，认得乃部将廖元也。因问道：“迎战固是，但唐兵势大，如何抵挡得住？”廖元道：“主帅奉诏讨贼，安可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！某虽不才，愿假精兵三千，定斩李世民之首，掷于麾下。”高德儒见廖元说得雄壮，满心欢喜道：“得将军如此，吾无忧矣。”遂发精兵三千，付廖元操练，准备出城迎战。次早报唐兵已临城不远下寨，廖元忙领了三千人马出城，也扎了一个营盘。高德儒亲自在城头略阵。两阵对垒，唐阵上拥出一位少年公子，头束发金冠，身穿鎧貌细铠，手执定唐宝刀，生得天日之姿、龙凤之表，果然是一个创业天子，与众不同。怎见得？但见：

隐隐君王相，堂堂帝王容。

薄云残雾里，行处显真龙。

两边排列着一班战将，都金盔耀日，剑戟横空，十分整肃。廖元远远望见，知是李世民，忙兜马出阵，厉声高叫道：“来将莫非李世民？”世民答道：“汝是何人？既识大名，何不早早纳命。”廖元道：“吾乃高德儒部将廖元。汝父子乃天子至戚，世受国恩，委以重权。今不思报国，反领兵犯境，是何道理？”世民道：“朝廷被汝等奸佞蛊惑，以致天下倒悬。吾起义兵救民，皆顺天人心望，岂汝小人所能知也！”廖元大怒，挺枪便刺。世民侧首，闪出一员大将殷开山，举宣化斧劈面相还。战不数合，殷开山拨马便走。廖元以为战胜，招动军士，一齐掩杀过来。李世民看见，忙把令旗一展，忽一声号炮齐响，左肋下涌出一员大将刘弘基，右肋下涌出一员大将长孙顺德，将隋兵冲作两段，首尾不能相顾。殷开山复领兵杀回，廖元情知中计，忙拼死命杀回。比及杀出重围，三千军士，早已损伤大半。高德儒望见，不敢领兵救援，只得开放城门，让廖元败入，然后紧紧关上。唐兵追至城下，一声炮响，将城四面围了，日夕攻打。高德儒十分忧惧，又聚集众将商议：“廖元恃勇取败，几失此城。如今唐兵四下围绕，进战不能、退守无计，却将奈何？”参谋宋仁说道：“战与守俱恨众寡不敌，必须求一支救兵，内外夹攻，方可解围。”高德儒道：“燕地薛世雄与吾交最厚，若求救于他，三日之内，必肯统兵相救。但恨团团围住，谁能杀出重围，前去求救。”廖元说道：“某愿前往，将功赎罪。”高德儒道：“层层都是唐兵，如何可去！”廖元道：“只须半夜缒下城去，悄悄偷过唐营，便好前去。”高德儒大喜道：“此计甚妙，但事不宜迟，便可速行。”随修文书付与廖元。又叫众军士，用长绳将廖元乘黑夜系下城去。廖元自缒城之后，一去三日，并无消息。高德儒在城中十分焦躁，每日上城窥望。但见唐兵围得铁桶相似，毫未见燕军动静。到得第四日，将约二更时候，忽听得城外金鼓震天，杀声动地。高德儒慌忙登城观看，只见城下火炬接连，就如白日一般，火光中廖元带领着一支人马，尽打薛世雄旗号，杀得唐军纷纷倒退，竟奔城下而来，大叫道：“薛世雄救兵已至，快快开城。”高德儒认识廖元，满心欢喜，慌忙上马出城迎接。才至壕边，忽背后突出一将大叫道：“佞贼哪里去？吾殷开山等候久矣。高德儒忙回头看，见是唐



将，吃了一惊。急要回马入城，早被殷开山舒开猿臂，轻轻提过马去。众军一涌进城，谁人抵挡得住？原来廖元绁城偷走，被唐兵捉住，搜出文书，知是求救，要斩廖元。廖元事急，情愿投降。故李世民将计就计，令廖元假作薛世雄人马赚哄城门，先着殷开山伏于壕边，以便抢入。高德儒仓促之中，不辨真假，故被世民一鼓而下西河。正是：

兵家多妙算，实实与虚虚。
愚昧无知者，徒教社稷墟。

次日李世民入城安民，殷开山缚高德儒来见。世民细细数骂道：“汝指野鸟为鸾，以欺惑人主而取高官，乃侥幸小人。今日被擒，有何理说？”高德儒道：“某虽不德，乃朝廷大臣。尊公起义兵，不过为救民耳，焉可诛戮大臣，以伤仁望？”世民道：“吾起义兵，正为诛佞人也，岂可留此谗谄之辈！”遂令军士牵出辕门，斩首示众。可怜高德儒以献媚得官，何等兴头，终不免刀头结果。正是：

当时野鸟指为鸾，全仗区区佞得官。

不料明王独诛佞，十年谗谄一朝残。

李世民既取了西河，诛了高德儒，兵威愈觉大震。早有飞报打到江都，报与炀帝。炀帝闻知此信，甚是惊慌。萧后道：“时事渐非，如之奈何？”炀帝低头不语。萧后又道：“两京若失，陛下与妾便无家可归矣。”炀帝沉吟良久，急叹息道：“天下者，乃天下人之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。有一日之福，且享一日之乐，况天子四海为家，何必定恋两京？”遂同萧后日日只寻取乐事为欢，并不理论国事。一日，炀帝独步宫楼，见四围春山如画，忽思想起吴绛仙，因叹息道：“此春山浓秀，恍如吴绛仙的长蛾眉相似，久不得见，殊令人怀想！”正徘徊间，忽一郎将自瓜州公干回，得合欢水果一双，献与炀帝。那水果乃时新果品，层层垒成，上边俱是玲珑花草，中间却制成连环之状，故名合欢水果，十分工巧。炀帝看了大喜道：“此果名色甚佳，可赐吴绛仙，以见不忘合欢之意。”就叫一个黄门，将水果走马到月观，赐与吴绛仙，立等回旨。黄门领旨，不敢迟缓，上了马，加一鞭，飞奔月观而来。到了观中，只见吴绛仙不梳不洗，悄凭栏杆而立，甚有寂寞不堪之意。后人有一《小重山》宫词一首，单道宫女蹙弃之苦，云：

一闭昭阳春又春，夜寒宫漏水，梦君恩。卧思陈事暗销魂，罗衣湿，红袂有啼痕。歌吹隔重阁，绕亭芳草绿，倚长门，万般惆怅向谁论？颦情立，宫殿欲黄昏。

吴绛仙看见黄门手捧一物，匆匆而来，忙问道：“手中何物？你来必有事故。”黄门答道：“皇爷思念贵人，特赐合欢水果一双，以表不忘合欢之意。”吴绛仙闻说，忽愁颜变喜道：“自从遭贬，只道秋风执扇，再无温暖之时，不意皇爷尚垂恩盼。”黄门道：“皇爷立候回旨，贵人可快快谢恩收了。”吴绛仙惟排香案，向北再拜，谢了圣恩。将合欢水果连盘接来一看，不期黄门走马太急，内中合欢巧妙之处，俱已摇散。吴绛仙看了大惊道：“名为合欢，实不合矣。皇爷以此赐妾，是明明弃妾也。”说罢，早盈盈



第二十六回

水饰娱情 鉴形失语

诗曰：

世事忌到头，到头光景恶。
月落影渐昏，花飞红自薄。
国家残败时，气运自萧索。
鸡鸣开鼎耳，龙焚流殿角。
莫言草木微，衰荣系强弱。
国事一差池，乾坤便无托。
任他铁石人，到此也错愕。
寄语治世君，盛时当斟酌。

话说炀帝正看吴绛仙诗句，忽背后一人夺去，急回头看时，却是萧后。忙问道：“御妻为何悄悄走来，叫朕吃一惊。”萧后道：“妾走来，何尝悄悄？还是陛下用心在诗上，不曾看见。”炀帝笑道：“诗虽然看到，实不曾用心。”萧后也将诗细细看了，说道：“陛下好意赐他双果，他倒将这怨词来侮慢陛下，还只管思想这贱婢怎么？”炀帝道：“不是侮慢，其中有个缘故。就将黄门马急摇散双果的话对萧后说。萧后道：“侮慢也罢，不侮慢也罢，只要陛下当得起，妾不管这些闲事。今日乃上巳佳辰，杜宝学士制成水饰图经十五卷，皆备言水中之事；并献黄宪所造水饰七十二种，皆以木人为之。木人长二尺许，衣以罗绮，装以金碧，内有暗机，尽能运动如生。其余禽兽鱼鸟，无一件不穷极天人之巧。妾已陈设在九曲池中，欲请陛下去游览一番，不期陛下又思想吴绛仙，未有闲心肠去行乐。”炀帝笑道：“御妻专会取笑，怎见得朕没心肠！”遂同萧后上辇，竟望九曲池来。到了池边，只见众宫人内相，早将许多水饰，都排列得齐齐整整。原来那水饰，用十二只方船装载，一船一船，次第而排。船上木人，或傍山，或临水，或据磐石，或据宫殿，装成七十二般故事。船一移动，则木人笙箫弦管齐齐奏乐，皆成美曲。或为百戏，抡枪舞剑，百般跳跃，与真人无异。又有妓船十二支，杂于水饰船中，亦皆木人制成，专司行酒。每一船一木妓擎杯，立于船头，又一木妓执壶斟酒于旁，又一木妓撑船于梢后，又二木妓荡桨于中央，围绕送酒，循环奉觞。每到客位前，便停船不去，献上酒来，候客饮干，方才移动。酒若不完，终不肯去。机械悉在水中，绝看不见，真个是穷神入圣，

十分巧妙之极。有诗为证：

木鸢飞去争言巧，鸭杓能回尽道奇。

何似池头陈水饰，神工鬼斧夺天机。

炀帝细细看了，满心欢喜道：“世间如何有这等巧人？真夺天地之造化矣！”遂叫移酒席到池边，同萧后并座而观。只见那水饰一船一船的流将过去，都装扮着一桩桩、一件件近水的故事，共有七十二般，其实巧妙。你道是哪七十二般？

第一，乃神龟负八卦出河，授于伏羲；

第二，乃黄龙负图出河；

第三，乃玄龟衔符出洛水；

第四，乃鲈鱼衔蓂图出翠妫之水，并授黄帝；

第五，乃黄帝斋于玄扈，凤鸟降于河上；

第六，乃丹甲灵龟衔书出洛，授于苍颉；

第七，乃赤龙载图出河，授于尧；

第八，乃龙鸟衔甲文出河，授于舜；

第九，乃尧与舜游河，值五老人；

第十，乃尧见四子于汾河之阳；

第十一，乃舜渔于雷泽、陶于河滨；

第十二，乃黄龙负黄符宝图出河，授于舜；

第十三，乃舜与百工相和而歌，鱼跃于水；

第十四，乃白面长人而鱼身，捧河图授禹，舞而入河；

第十五，乃禹治水，应龙以尾画地，导决水之所出；

第十六，乃禹凿龙门；

第十七，乃禹过江，黄龙负舟；

第十八，乃玄夷苍水使者，授禹山海经；

第十九，乃禹遇两神女子泉上；

第二十，乃黄鱼双跃，化为黑玉赤文；

第二十一，乃姜嫄于河滨履巨人之迹；

第二十二，乃弃后稷于寒冰之上，鸟以翼覆之；

第二十三，乃文王坐灵沼於初鱼跃；

第二十四，乃太子发渡河，赤文白鱼跃入王舟；

第二十五，乃武王渡孟津、操黄钺以麾阳侯之波；

第二十六，乃成王举舜礼荣光幕河；

第二十七，乃穆天子奏钧天乐于玄池；

第二十八，乃猎于溱津获玄貉白狐；

第二十九，乃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；

第三十，乃过九江鼃鼃为梁；

第三十一，乃洛修国献昭王青凤丹鹄，饮于洛溪；



中国通史

中国全史大系

- 第三十二，乃王子晋吹笙于伊水，凤凰降；
- 第三十三，乃秦始皇入海见海神；
- 第三十四，乃汉高祖隐芒碭山泽，上有紫云；
- 第三十五，乃武帝泛楼船于汾河；
- 第三十六，乃游昆明池，去大鱼之钩；
- 第三十七，乃游洛水，神上明珠及龙髓；
- 第三十八，乃汉桓帝游河，值青牛自河而去；
- 第三十九，乃曹瞞浴谿水击水蛟；
- 第四十，魏文帝兴师，临河不济；
- 第四十一，乃杜预造河桥成，晋武帝临会，举酒劝预；
- 第四十二，乃五马浮渡江，一马化为龙；
- 第四十三，乃仙人酌醴泉之水；
- 第四十四，乃金人乘金船；
- 第四十五，乃苍文玄龟衔书出洛；
- 第四十六，乃青龙负书出河，并献于周公；
- 第四十七，乃吕望钓蟠溪得玉璜文；
- 第四十八，乃钓汴溪获大鲤鱼，腹中得兵铃；
- 第四十九，乃齐桓公问愚公名；
- 第五十，乃楚王渡江得萍实；
- 第五十一，乃秦昭王宴于河曲；
- 第五十二，乃金人捧水心剑造之；
- 第五十三，乃吴大帝临钓台望乔玄；
- 第五十四，乃刘备跃马跳檀溪；
- 第五十五，乃周瑜赤壁破曹瞞；
- 第五十六，乃澹台子羽过江、两龙负舟；
- 第五十七，乃留丘诩与水神战；
- 第五十八，乃周处斩蛟；
- 第五十九，乃屈原遇渔父；
- 第六十，乃卞随投颍水；
- 第六十一，乃许由洗耳；
- 第六十二，乃赵简子值津吏女；
- 第六十三，乃孔子值洛河女子；
- 第六十四，乃秋胡妻赴水；
- 第六十五，乃孔愉放龟；
- 第六十六，乃庄惠观鱼；
- 第六十七，乃郑弘樵径还风；
- 第六十八，乃赵炳张盖过江；
- 第六十九，乃阳谷女子浴日；
- 第七十，乃屈原沉汨罗水；
- 第七十一，乃巨灵开山；

第七十二，乃长鲸吞舟。

各船中歌舞递作，又有许多妓船不住往来献酒。炀帝赏玩良久，十分畅快。因说道：“帝王之福，朕与御妻亦享尽矣。”萧后道：“但保得两京无恙，方可谓之全福。”炀帝道：“朕为天子一十二年，朝朝罗绮、夜夜笙歌，若无厚福，安能如此！谅这些鼠窃群盗，安能摇动金瓯？”正说未了，忽东京越王杨侗近侍赵信哭拜于地。炀帝忙问道：“你到此何干？”赵信奏道：“东京亡在旦夕，越王殿下遣奴婢潜身逃遁来奏知万岁爷。”炀帝道：“东京兵马既多，钱量又广，即有李密窥伺，平之亦易，为何这等紧急？”赵信奏道：“万岁爷有所不知，若单拒李密，也还易为。不幸，近日兵权皆左仆射王世充执掌，王世充为人奸险，外虽矫饰，内实有阴谋篡逆之心。凡昔所为，皆出其意。越王殿下，惟拱手听从，毫不能自主，进退实为狼狈。故遣奴婢奏知万岁爷，伏望早发良臣，前去救援，犹可瓦全万一；若弃而不理，不为李密所夺，定为王世充所有矣。”炀帝道：“朕江都富贵，享之不尽，何必定要东京？既如此危亡，可置之度外勿问矣。”赵信奏道：“先皇爷创业艰难，如何舍得？还须发兵救援为王。”炀帝道：“得失自有天数，岂汝小人所知！”赵信不敢再奏，只得叩一个头退将下来。炀帝想一想，又叫住说道：“我且问你，西苑中近来风景何如？”赵信道：“万岁不问，奴婢也不敢奏闻。西苑自圣驾东游，内中台榭荒凉，园林寂寞，朱户生尘，绿苔绕砌，十分冷落萧条，无复当时佳丽矣。”炀帝道：“湖海中鱼鸟想犹如故？”赵信道：“余者如故，只有万岁爷昔年放生的那个大鲤鱼，二月内，一日风雨骤至，雷电交加，忽化为一条五色金龙，飞上天去，在半空中盘旋不已。京城内外，人皆看见。”炀帝惊讶道：“那鱼毕竟成龙而去，大奇大奇！”萧后道：“游北海时，妾见它头上有个角，便有几分疑心，故劝陛下射它，不料天生神物，人力必不能害。”炀帝又问道：“花木一定无恙。”赵信道：“各种俱平常，唯有酸枣邑献的玉李树，近来一发茂盛。”炀帝听见鲤鱼化龙，又见玉李茂盛，不觉打动心事。忙问道：“晨光院的杨梅树比旧何如？”赵信道：“一月以前已枯死矣。”炀帝大惊道：“杨梅果然枯死？”赵信道：“果然枯死。”炀帝忽拍案大叫道：“有这等事！天意乃如此耶？”吓得个赵信汗流浹背，不知为甚缘故。唯萧后知道炀帝素以杨梅合姓，观其荣枯以卜兴亡。今闻其死，不觉失声，慌忙宽慰道：“无情草木，何关人事，陛下岂可认真！”炀帝道：“事虽无据，亦自恼人，东京纵不残破，朕也无心归矣。闻得江东风景秀美，丹阳、会稽、永嘉、余杭一带山水奇特，朕欲另治宫室，徙都丹阳，同御妻恣意，以娱此身，料天下必不能舍我为君也！”萧后道：“江东虽僻，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五代，皆相继建都，风景想亦不恶，陛下之言是也。”炀帝大喜，也无心复理水饰，竟出便殿，召集群臣商议道：“两京皆为盗贼所据，朕不愿复归，意欲退保江东，以为子孙之计，不知众卿以为何如？”虞世基奏道：“退保江东，不独立子孙万世之业，而以逸待劳，又可俊中原之自定，诚救时权宜之妙算也。”炀帝大喜，随传旨：“丹阳重治宫阙，再挖新河以通永嘉、余杭，限不日要成大功。”传旨未毕，只见御阶下闪出一人，俯伏在地奏道：“江东何可守也？”望陛下再思。”炀帝视之，乃门下录事李桐客也。因问道：“江东五代建都，为何不可守？”李桐客奏道：“江东卑湿，土地狭隘，岂天子建都之所？”五代偏安，已为万世笑，陛下巍巍天子，奈何效之？况禁卫士卒皆关中之人，日夜思归甚切，若再过江，安保其不为乱！以臣愚见，圣驾宜速返长安，会集勤王之兵，东诛李密，西扫李渊，克复两京，方见圣君贤主之作用也。”炀帝道：



“朕岂不知两京易复，但朕不欲北归，汝安得逆朕意也。”李桐客再要奏时，早有御史陈立出班劾之，说道：“圣论已定，在廷大臣尚不敢议，李桐客小官，何得越职而忤圣意！当谪官以警其余。”杨帝准奏，即削李桐客官职，谪居岭表，不许复还。正是：

谗言能得主，忠口易休官。
谗道今时好，须知结局难。

杨帝既贬了李桐客，群臣遂领旨，开河的开河，治宫殿的治宫殿，各自去虐民祸国不题。却说杨帝退入后宫，甚觉无聊，欲要到月观、迷楼去游戏，又因萧后不允，遂带领宫人去游雷塘。原来雷塘在江都西北，虽无奇特山水，然平原旷野，树木交加，蓊然蔚然，别有一种疏性赏心之处。杨帝游赏良久，颇觉快畅，遂与众美人尽兴痛饮。饮到半醉之时，忽说道：“此处地脉丰隆，两京既失，就死埋于此，却也无妨。”众夫人皆惊说道：“万岁贵为天子，春秋正盛，何出此言！”杨帝笑道：“偶戏言之，不足听也。”大家依然又饮，只吃到日色沉西，方才起身还宫。杨帝此时已有十分酒意，不喜乘辇，骑了一匹逍遥马，带领两个内相，竟自放辔先归。行到半路，忽然见一所台榭，松柏阴森，十分茂盛；墙垣虽则半颓，然规模阔大，不像个民间园圃。因问道：“此是何处？”内相答道：“此乃吴公宅，叫做鸡台，乃春秋时吴王夫差行乐之处。”杨帝道：“朕倒从不曾游，今既相遇，何不入去一观！”遂跳下马，步行入来。只见内中虽然荒芜，尚有玩月楼、藏春阁、养鱼池、驯鹤径、木香亭、樱桃圃许多游赏之处。杨帝一层一层的看将入来。将到大厅，忽听得内中有人笑语，忙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人软翅纱巾，团花氅衣，同一艳妆妇人，在里赋诗饮酒耍子。看见杨帝，遂迎下阶来说道：“陛下别来无恙？”杨帝定睛一看，原来是陈后主与张丽华也。杨帝一来酒醉，二来精神恍惚，便记不起往日之事，因笑道：“卿与贵妃，为何在此？”陈后主道：“与陛下会晤不远，特在此相候。”杨帝遂同走入厅来，只见案上杯盘狼藉，笔墨淋漓，因笑说道：“卿与贵妃这等受用，樽前得何佳句？何不献朕赏鉴！”陈后主道：“因前陛下开河功绩，为万世之利，聊述短章，宣扬圣德。但词俚意鄙，恐不堪御览。”杨帝道：“卿才华藻，何必太谦。”陈后主随于袖中取出一诗献上。杨帝接了细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隋室开兹水，初心谋太除。
一千里力役，百万民咨嗟。
水殿不复返，龙舟成小虾。
溢流随陡岸，浊浪喷黄沙。
两人迎客至，三月柳飞花。
日脚沉云外，榆梢噪暝鸦。
如今游子俗，异日便天家。
且乐人间景，休寻海上槎。
人喧舟舫岸，风细锦帆斜。
莫言无后利，千古壮京华。

杨帝看了一遍，见内中言言带讽，字字含讥，便大怒道：“死生，命也；兴亡，数

也，汝安知我开河为后人之利？”陈后主道：“殿下不必怒，臣在江南，只造得临春、结绮、望仙三阁，便以为太侈。殿下即当恤民节俭，致治在尧舜之上，为何土木繁兴，荒淫不已，亦为此太侈之事？大抵人生天地，幸得为君，自然各图快乐，当时何见罪之深也？三十六封书，使人至今怏怏不悦，殿下宁不记忆乎？”炀帝道：“汝何人？今日尚敢呼我为殿下！”陈后主笑道：“今日与昔日何异，便呼一声殿下，却也不妨。”炀帝忽醒悟道：“陈叔宝死久矣，汝乃鬼也，何得在此迷人？”遂大声叱之，倏忽之间，陈后主与张丽华寂然不见。炀帝吃了一惊不小，连酒都吓醒，痴呆了半晌。此时天色渐晚，炀帝不敢再游入去，慌忙上马离了吴公宅，竟自还宫，对萧后说知此事。萧后劝慰道：“巍巍天子，此等亡魂，何足畏也！”炀帝道：“虽不足畏，然亦非祯祥之事。”萧后道：“陛下在东京北海上亦曾相遇，数年以来，有甚不祯祥？”炀帝道：“御妻言之有理。”口虽如此说，心下终有几分不安。萧后忙又将酒来劝。炀帝勉强吃了几杯，自觉神情萧索，遂叫宫人将镜来照。宫人取了一面菱花宝镜送到炀帝面前。炀帝随低头一照，只见形神憔悴，满脸上都是酒色之气。自惊讶道：“何以消瘦若此？”萧后凑趣道：“正所谓渣滓日去，清虚日来也。”炀帝细视良久，忽自抚其颈叹息说道：“朕这般一个好头颈，不知谁当斫之！”萧后大惊失色道：“陛下是何言也！”炀帝又仰天大笑道：“御妻好不达，贵贱苦乐，人递为之，亦复何伤哉？”左右近侍闻此言者，无一人不惕然惊讶。正是：

良心不泯时时见，天理难消处处明。

谗道世人都是娇，人心将死见真情。

炀帝不以为异，只索酒与萧后对饮。只吃到酩酊之时，方才住手去睡。怎奈心绪多端，睡不多一歇，便又醒来；醒在床上，无聊无赖。正唤醒萧后，要以云雨消遣，忽听得宫门之外隐隐约约，就像有人唱歌，其声甚悲。炀帝惊讶道：“是谁唱歌？这等凄楚！”遂侧耳细听。听了一歇，模模糊糊，不甚明白。随披了衣服，起来细听。走到帘栊之下，只见几个宫人围着一个宫人，听他唱新歌。那宫人立在中间，也不慌也不忙，改口唱道：

河南杨柳谢，河北李花荣。杨花飞去落何处？李花结实自然成。

那宫人唱了一遍，众宫人齐声称赞。炀帝心下大惊道：“杨花李花，分明指我与李渊。一成一败，见乎辞矣。宫闱之中，何有此歌？”连忙走出叫那宫人来问。宫人原是无心唱了耍子，不期炀帝叫住问他，惊慌无措。炀帝道：“不要惊慌。我且问你，此歌是谁教你唱的，还是你自家编了唱的？”宫人答道：“此歌乃道路儿童所歌，非贱婢自编。”炀帝道：“儿童之歌，你何由得知？”宫人道：“贱婢有个兄弟在民间闻得，流传入宫，故此得知？”炀帝询知是实，忽大叫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此天启之也！此天启之也！”萧后听得炀帝叫唤，忙起来问道：“陛下为何不悦？”炀帝道：“歌声可恶，殊令人忿忿！”萧后道：“无根之言，何足信也？不如去安寝罢。”炀帝道：“此等光景，教人如何安枕？怎生贴度？唯酒可忘忧耳。”众宫人听得，半夜里又慌忙取上酒来。炀帝也不逊让，拿起大杯，没好气的往口中乱吞。一连吃了三四杯，愈觉怒气冲冲，又立起身来在殿上走了数遍，又仰首向天咄咄了几声，依旧去拿酒吃。又吃了两杯，情景无聊之极，忽



大声歌唱起来。歌道：春云愁绿不干红，银蟾不到上弦中。宫木阴阴燕子飞，兴衰自古谩成悲。他日迷楼更好景，宫中吐艳恋红辉。

杨帝歌罢，禁不住凄凄楚楚，两目中流下泪来。萧后忙劝慰道：“陛下为何这等悲切？”杨帝道：“朕亦安能自知？岂天不欲朕欢娱耶！”萧后道：“陛下歌中之意，妾殊不解。”杨帝道：“御妻休问，他日当自知也。且痛饮灯前，消此长夜，成败祸福听于天矣。”说罢拿起酒来又饮，直吃到沉沉烂醉方扶到宫中去寝。正是：

远去多方见谶，哀来无故兴悲。安知天意人心，总是天心好恶，岂曰人力能为！

杨帝睡去，不知毕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（此处为原文中的诗词或过渡性文字，因模糊难以完全辨识，故保留原文排版）

（此处为原文中的诗词或过渡性文字，因模糊难以完全辨识，故保留原文排版）

（此处为原文中的诗词或过渡性文字，因模糊难以完全辨识，故保留原文排版）

（此处为原文中的诗词或过渡性文字，因模糊难以完全辨识，故保留原文排版）

第二十七回

观天象袁克进言
陈治乱王义死节

诗曰：

纯中一片心，大节三尺剑。

同是衣与冠，平时何以辨。

岁寒松柏知，盘错利器见。

不经板荡秋，谁知金百炼。

佞臣好口舌，谗臣好颜面。

求之肝胆中，反覆有如电。

问谁生不迁，问谁死不变？

所以义士心，古今人所美。

话说炀帝半夜悲歌之后，情景十分萧索。坐便是痴痴，立便是呆呆；就是饮酒欢乐，毕竟不比往时兴豪。虽欲强打精神，当不得今日报盗贼夺了郡县，明日报守将失了城池。中原地土，尽属他人。炀帝料到争他不来，每日只是严旨催治丹阳宫，要徙都江东。旨意日下，并不见告成消息。炀帝等得不耐烦，遂坐便殿召一班臣子来问道：“往时造迷楼十六院，俱顷刻而成；丹阳宫殿，为何这等难造？”封德彝奏道：“往时天下太平，钱粮凑手，又有外国进贡奇花异草，故盖造容易。今因东西两京，被盗贼割据，少了大半钱粮，外国进贡之物，毫厘全无，只靠得江都人民之力，故成功甚难。”炀帝大怒道：“两京资贼割据，钱粮少些犹可，怎么连外国进贡也都不来！”虞世基奏道：“此皆前日往讨高丽，不曾得胜，故皆效尤，因循不贡。今欲其重驿来朝，必须大发天下之兵，各路征讨。彼畏威怀德，自然进贡。”给事郎许善心奏道：“富强之日，屡岁征辽，尚不能平，此时天下，安得尽平各国？”虞世基道：“外国纵不能平，亦可震压海内盗贼，见得夷道遐荒，尚彰天讨，况近在畿辅之内者乎？此亦御外宁内之一术也。”许善心道：“该征不该征，且不必论。但盗贼充满天下，郡县残破，将士丧亡，兵将从何处去调？”虞世基道：“兵与将原在天下，或势败因而从贼者有之，今若有旨调其征讨胡夷，彼得自新之路，自然来归，何患其无也？”炀帝大喜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则天下盗贼不战而自孤矣。卿言大是！”遂传旨诏天下，十三道俱要进兵，征剿各胡不朝者。又差封德彝连夜催督丹阳治宫殿，并开河至永嘉，限一月毕工，如再迟缓，定行处斩。各官不敢再奏，俱领旨而出。到了朝门外，都纷纷拦住虞世基问道：“当今天下，



中国通史

中国全史大系

四分五裂，诏书行到何处去？叫谁人领兵？从哪一路出师？调何项钱粮？敢乞老先生指教。”虞世基笑道：“列位先生，好不通变。皇上圣意不安，下官聊以此安之，何必见之实事！只葫芦提应允便了。”众官闻言，俱各默默而退。也不发诏，也不兴师。只有封德彝领了催督之旨，因有钦限，不敢迟缓。连夜过江东，依旧拿出造离宫的旧手段，百般催逼。当日造离宫时，天下犹富庶太平，民虽辛苦，还支撑得来；今民穷财尽，又且兵戈扰攘，再兴开河造殿之役，可怜众百姓苦不能言，十分之中逃窜二三分，死亡二三分，剩不上二三分百姓，终日搬泥运土，磨得项踵都消，筋骨俱碎。封德彝不顾死活，拿出一片狠心，迟了就打，慢了就杀，生辣辣又造起丹阳一所宫殿；又自丹阳以至余杭，开挖成八百里河道。这一场工役，又不知坑害了多少性命。正是：

否泰有时转，荒淫无日终。

金瓯成瓦解，犹自造离宫。

按下封德彝造成宫殿不题。且说炀帝自知天下搅乱，社稷欲倾，终日闷闷不乐。萧后劝慰道：“国运有一时衰旺，天心未必遽转。陛下且图欢笑，何必十分愁烦！”炀帝忽想道：“御妻此言甚是。天心若在，任他鼠窃狗盗，有何伤哉？今晚登凌霄台一观天象，便可见矣。”原来这凌霄台在西苑中，高有数十丈，台上可望三百里，十分高爽旷阔。众内相听得炀帝要登台观象，慌忙收拾打扫，伺候圣驾。不多时，金乌西坠，碧汉中早换上一天星斗，禁苑中一派夜景，别是清幽。怎见得？但见：

禁柳烟光弄暝痕，龙楼凤阁作黄昏。

一声宫漏珠帘下，院院烧灯待至尊。

炀帝见天色已晚，随带了几个内相宫人，竟上凌霄台来。到了台上，四周一望，只见星斗灿烂，银汉分明，夜气甚清。炀帝因得了袁紫烟传授，认得星辰方位。先抬头往紫薇垣中一看，只见帝主旁边现出一颗大星，色赤而芒，闪闪摇动，去帝座只有一尺，便着惊道：“此何星也？这等光芒可畏！”再细细审看，却认他不得。袁紫烟又留在东京不曾带来，欲召台官问，又是半夜，宫中不便。炀帝看了半晌，知道不是好光景，心下十分不快，手凭着栏杆，只是痴痴不语。忽朱贵儿与杳娘走来说道：“娘娘说台上风露冷，请万岁爷回宫罢。”炀帝方才移身下台，到得寝宫，萧后问道：“陛下凤观得天象如何？”炀帝道：“天象甚觉不妙。且太微垣中，忽见一怪星，又大又放光芒，逼近帝座，不知何名？甚非佳兆。可惜不曾带袁紫烟来，看个明白，殊觉闷人。”萧后道：“天道甚微，一时难窥。此星或是祥瑞也未可知，何必烦恼？明日召台官一问便知端的，且共饮一杯，以消此良夜。”左右遂进上酒来，二人相对而饮，饮至夜分方寝。正是：

天意苟如此，江山已矣哉！

次日杨帝起来，即坐便殿召台官来问。原来耿纯臣因年老留在东京，这台官姓袁名克，闻召慌忙趋入。朝拜过，杨帝即问道：“近日天象如何？”袁克见问，随俯伏在地悲哭起来。杨帝道：“朕问你天象，为何悲泣？”袁克道：“星文太恶，臣不敢上奏，故不胜凄怆。”杨帝道：“成败祸福，俱有一定莫逃之数，卿不妨直奏。”袁克道：“臣连见贼星犯帝座甚急，又见日光四散如流血，恐旦夕有不测之祸。愿陛下遽修明德以灭之。”杨帝道：“何以知为贼星？”袁克道：“出入无常，或潜或见者，贼星也。”杨帝道：“为祸大小何如？”袁克道：“星大者祸大，星小者祸小。今大而有芒，愿陛下以非常备之。”杨帝道：“想是有关国运。”袁克又泣下道：“迫近帝座，又日光流血，恐为祸犹不独国运也。”杨帝闻奏，默然良久，心下十分不悦。随遣出袁克，闷闷独坐，也不退回后宫。坐了半晌，忽见王义立在旁边，因问道：“王义，汝知天下将乱乎？”王义见问，不觉扑簌簌堕下泪来答道：“天下已乱，臣知之久矣。”杨帝道：“汝既知天下已乱，何故省言而不告我？”王义泣而对道：“臣乃远方废民，得蒙上贡以膺圣泽，又因自宫以近龙颜；天下大乱，固非今日之事，履霜坚冰，其来旧矣。臣料大祸，必不能救。非臣不早言，臣若早言，臣死已久，安得随万岁至今日乎？”说罢涕流如雨。杨帝亦怆然泣下说道：“朕自幼无书不读，长于用兵，明于治国，自揣平生无大过失。不知何故，忽酿而成祸？汝可为朕细陈成败之理，纵然无益，亦可知得失。”王义道：“臣口拙不能细奏，愿假笔舌上呈御览。”杨帝道：“有则直言，不必隐讳。”王义惨然领旨而出，杨帝方退入后宫。次日，王义尽将杨帝平生过失，录成一疏，奏与杨帝。杨帝展开细看，只见上写道：

备役驱使臣王义稽首顿首，奉表于皇帝万岁：臣本南楚侏儒，幸逢圣明为治之时，故不爱此身，愿从入贡。幸因自宫，得出入左右，积有岁时。浓被恩私，侍从乘舆，周旋台阁，皆逾素望。臣虽至鄙至陋，然素性酷好穷经，颇知善恶之源，略识兴亡之故。又且往还民间，周知利害。深蒙顾问，故敢舒诚沥血，次第敷陈。自万岁嗣守元符，休临大器，圣神独断，规谏弗从，自发睿谋，不容人献。大兴西苑，两至辽东，开无益之市，伤有用之财，龙舟逾于千艘，宫阙遍于天下；兵甲常役百万，士民穷乎山谷；征辽者百不存十，死葬者十无一人；帑藏全虚，谷粟涌贵；乘舆四出，行幸无时；兵人侍从，常役数十万；遂令四方失望，天下为墟。方今有家之村，寥寥可数；有人之家，寂寂无多。子弟死于兵役，老弱困于土泥；死尸如岳，饿殍盈郊；狗彘咽人之肉，鸟鸢食人之余；臭闻千里，骨积高原；血膏草野，狐兔尽肥。阴风吹无人之墟，野鬼哭寒草之下。目断平野，千里无烟，万民剥落，莫保朝昏。父遣幼子，妻保故夫；孤苦何多，饿荒尤甚。乱离方始，生死孰知？仁主爱人，一何至此！陛下恒性刚毅，谁敢上谏？或有鲠臣，又令赐死。臣下相顾钳结，以自保全，虽龙逢复生，比干再世，安敢议奏！左右近侍，凡阿谀顺旨，迎合帝意旨，皆逢富贵；万岁过恶，从何得闻？方今盗贼如麻，兵戈搅攘，社稷危于春雪，江山险于夏冰；生民已久入涂炭，官吏尽怀异心。万岁诚思：世事至此，若何为计？虽有子房妙算、诸葛奇谋，亦难救金甌于已破也！近闻欲幸永嘉，不过稍延岁月，非有恢复大计。当时南巡北狩之神武威严，一何销铄至此！又闻诏征不朝，虽天子威灵，然时事已非，



谁为用命？不过涂饰眼前耳目，究竟于天下无补。两京将失，欲行师则兵吏不顺，欲行幸则侍卫莫从。当此之时，何以自处？万岁虽欲发愤修德，加意爱民，然大势已去，时不再来，天下已难复得。所谓大厦之倾，一木不能支；洪河已决，掬壤不能救。臣本远人，不知忌讳，事已至此，安敢不言！臣今不死，后必死兵；敢献此书，延颈待尽。伏乞圣明采择，臣不胜死生荣幸之至！

炀帝细细看了一遍又看一遍，说道：“汝言虽则有理，然自古安有不亡之国，不死之主乎？”王义大哭奏道：“万岁今日至此，犹蔽饰已过。万岁常言：‘吾当跨三皇、超五帝，下视商周，使万世不可及。’今日请看时势，车辇尚不能回，能跨三皇乎？能超五帝乎？能下视商周乎？能使万岁不可及乎？”炀帝听了，不觉泣下数行，说道：“汝真忠臣也，言何恳切若此，朕悔之迟矣！”王义道：“臣昔不言，诚爱生也；今既奏明，死复何憾！愿以此身，报万岁数年知遇之恩。天下方乱，愿万岁努力自爱。”遂磕一个头，涕泣辞出。炀帝只道是悲伤感悟之意，也不在心。不料去不多时，忽有几个内相来报道：“王义退出，大哭一场，自刎死矣。”炀帝听了，大惊道：“有这等事？是朕负王义也！王义真忠臣也！”不觉潸潸泪下不止。萧后劝道：“王义既死，悲伤无益。”炀帝道：“朕看满廷臣子，皆高爵重禄，曾无一人能如王义，真可痛惜！真可痛惜！”随命有司具礼厚葬。正是：

忠孝本性成，爵禄不能得。

嗟彼满廷臣，几人能死国！

炀帝既葬了王义，悲伤不已。萧后劝解道：“此乾坤何等时，为欢尚恐不足，况乃戚戚忧乎？”炀帝忽醒悟道：“御妻之言有理，时势既不能挽，忧之徒乱人心。不如急急寻欢，受用一日，便宜一日。”遂传旨一切国事，俱不许渎奏，如有报两京消息者斩。一面大排筵宴，召十六院夫人共饮，又叫众美人一齐奏乐，要作胜游。须臾，众夫人齐集。左右献上酒来，殿上八音并举，炀帝与萧后放量痛饮。真个是：

苦中作乐终非乐，悲里寻欢未必欢。

好似处堂群燕雀，嘻嘻只顾一时安。

大家饮了半日，忽秦夫人说道：“院中今春桃花开得灿烂，陛下有兴去一看否？”炀帝道：“怎么没兴？”随叫移宴院中，亲同萧后众夫人往看。到了花下，只见高一树，低一树，或临水，或沿溪，或倚石，或背檐，无数桃花开成一片红锦。炀帝看了，不觉想起往事，说道：“桃花茂盛，不减东京清修院矣。”秦夫人道：“清修院不知何日重游？”炀帝忽叹口气说道：“重游想无日矣。”萧后道：“世事固不可知，勤王之师一集，自然扫清群贼，迎请圣驾北归也。”炀帝道：“普天下虽皆臣子，义士能有几人？朕也不望勤王，为一日天子，且畅饮一日美酒。北归也可，不北归也可，一听之天矣。”说罢声容俱惨，连连索酒而饮。饮了数杯，不觉酣然。大叫：“拿纸笔来，待朕题诗。”左右慌忙奉上。炀帝信手写词一首道：

琼瑶官室，金玉人家，珠帘开处碧钩挂。叹人生一场梦话，休错了岁岁桃花！奈中原离黍，霸业堪嗟。干戈满目，阻断荒遐。梨园檀板动新雅。深痛恨，无勤王远将銮舆逐，须拼饮，顾不得繁华天下。

炀帝题完，叫众美人宫女，歌唱起来。萧后与众夫人听了，都不觉凄然泪下，说道：“本欲为欢，陛下何吐辞之悲也！”炀帝亦隋泪道：“朕亦不知其然而然，殆天意乎？”遂罢宴不饮。忽近侍报封德彝治丹阳宫成，缴旨，现在午门外候驾。炀帝大喜，随驾临便殿召见。封德彝奏道：“臣奉圣旨严行催督，今幸宫殿俱已造完。新河由丹阳至余杭，计八百里，亦俱开成。惟候圣驾择日幸临。”炀帝大喜道：“卿有干才，能如朕意，其功不小也！”遂传旨各有司并侍卫衙门，俱要整顿车驾军马，限一月内择日迁都丹阳宫，并游幸永嘉，有迟延不备者斩。又命近侍取许多金帛表礼，赏赐封德彝。封德彝谢恩辞出，炀帝退入后宫不题。且说旨意一下，各有司俱纷纷打点。内中有几个郎将，一人复姓司马，名德勘，一人姓元名礼，一人姓裴名虔通，皆关中人民。因思乡欲归，见炀帝有旨又要渡江游幸永嘉，心下十分不愿。大家聚集在禁营中商议。司马德勘说道：“我等离家数载，日夜思乡。近闻刘武周雄据汾阳宫，又闻李渊打破关中，不知家中父母如何，妻子如何？寸心中苦不可言！今有诏又幸永嘉，这一去南北阻隔，是再无还乡之期也，为之奈何？”元礼道：“永嘉必不可去，莫若会齐禁兵，将此苦情奏知主上，求免渡江之役。”裴虔通道：“此非算也！主上荒淫无道，只图酒杯妇人快乐，江山社稷尚且不顾，岂肯管我等苦情！以我愚见，不如瞒了主上，私自逃回西京，与父母妻子相见，岂不干净！”司马德勘与元礼齐应道：“此言甚善。”遂要打点作逃归之计。不想路上说话，草里有人，早被一个宫人听见，忙报知炀帝道：“郎将司马德勘、元礼与直阁裴虔通，三人在禁营说西京盗贼强横，思念家乡，都打点要逃遁还乡。奴婢偶然听见，敢奏知万岁。”炀帝听了大怒道：“朕有旨不许人言国事与两京消息，你为何敢来渎奏？况郎将直阁，皆朕亲信侍卫之人，安有逃遁之理！不杀汝何以绝此妄言！”遂叫左右牵出打杀。可怜宫人一片好心，无由分说，白白打死。正是：

国家气运衰，忠言自不听。
若肯听忠言，何以陨其命。

炀帝既打杀宫人，众内相虽再听见，也不敢管闲事。内中有一郎将姓赵名行枢，闻知其事，心甚不安。遂私自来拜一人商议。那人复姓宇文，名智及，现在少监，执掌禁兵。见赵行枢来拜，慌忙迎入。赵行枢说道：“将军知众军士近日之意乎？”智及说道：“不知也。”赵行枢道：“众军士不肯随驾渡江，纷纷商议，俱欲逃归。吾亦欲如此，特来请教。”宇文智及道：“若依此计，性命俱不保矣。”赵行枢惊问道：“为何性命不保？”宇文智及道：“主上虽然无道，威令尚行。若私自逃奔，不过只身，又无军士；朝廷得知，遣将追捕，却何以应之？岂不弃此性命！”赵行枢道：“若如此，却将奈何？”智及道：“今隋纲不振，天下英雄并起，四海盗贼蜂生。我与汝所掌禁兵已有数万。依吾之见，莫若因众人有思归之心，就中取事。或挟天子而令诸侯，或诛无道而就有道，皆可成万世业也，安肯为亡命徒耳？”赵行枢大喜道：“闻公言诚所谓拨云雾而睹青天，今